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

彈指懺

卷二

麻念台 看

二一

提早喫了滿桌好菜，章四夫婦和章勁殷殷話別，章敏卻躲在屋裡不出來送行，令歸鴻亭有點悵然若失，只有小狗子不捨的一直向他們揮手。

由文港出發這路程頗寬敞好走，順著撫河轉入官道，先往西再轉北，下午馬車就進了南昌城，沿途可見枝繁葉茂的樟樹，挺拔成蔭。

趕車的軍爺熟門熟路，走得很快，章勁也高興的順口介紹，「這裡是漢朝的豫章郡，隋唐時改稱洪州，那時就設有都督府了。」馬車在軍爺吆喝下止步，停在丈許比人還高的圍牆外，黑漆門樓寬廣，門簷大匾鑿金書寫「江西都督府」幾個大字，兩個門衛筆直站立，離大門幾步有三個人圍著講話，背向的兩個高個子著軍裝、正對一個矮的穿便服，見馬車停住都望過來，便服漢子立即揮手和二人道別，迅速往街角巷子竄去，兩眼閃著奇怪飄忽的神色，那種游移不定的目光令歸鴻亭印象極爲深刻；這時他才自己拎著簡單衣包移步下車，那兩個軍服漢子飛也似的過來，歸鴻亭定睛一看，正是于振淞和許嘉平。

兩人先朝章勁行了個禮，姿態不倫不類，流裡流氣，立即又涎著臉朝歸鴻亭講了「好久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不見、十分想念」的辭令。他實在很難認同這兩個跟班似的朋友，但也不想得罪他們，很客氣的問，「尤大哥呢？」

于振淞的體格穿起衛士制服其實很人模人樣，只差舉止仍然不脫江湖味，對歸鴻亭的問話搶著回答，「尤顧問和幾位司長、秘書陪都督和軍方參謀在裡面開會，看時間也快散了，歸大哥不妨先進屋歇息一會。」

許嘉平趕在前面引路，進了府門，天井另有幾個軍爺在一角聊天，看見章勁回來都很熱絡的招呼，一行人走過儀門才是大廳，章勁帶著歸鴻亭正準備繞往後面休息，廳裡陸續走出幾個人，有的著軍裝，也有穿西裝的，一位身後跟著兩位穿軍服年輕武官，狀似主人的中年文士，跨出廳門站在滴水簷下，一身明亮的寶藍綢緞夾袍，拱手爲禮，親切送客，朗聲說道，「年底競選佈局全仰賴諸位了。」他特別向走在最後的一位短小精幹留著鬍鬚的老者鞠躬說道，「胡老爺子那兒請您多多費心。」歸鴻亭一聽聲音，這人不是尤敬強是誰？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穿得如此體面，怪不得幾乎沒認出來。

尤敬強倒是早就見到他們，客人才陸續出儀門，他就揮手讓身後兩位武官繼續送客，隨即大踏步過來，提高了聲音說道，「烏龜大老爺，怎麼這麼久才到？張大老爺呢？」

歸鴻亭見他紅光滿面，偌大一個省級都督府竟由他代表出來送客，顯然這個顧問地位不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低，不過看他這股架勢，竟似完全忘卻他原本要去的地方不是這兒而是未來，心裡禁不住暗暗有氣，憋了足足兩個月左右的窩囊勁一古腦宣洩出來，「你這個油條大老爺，跑到這裡喫香喝辣，忘了原本帶張能天是要去那裡的嗎？」

尤敬強微微一怔，先朝章勁三人說道，「你們先把歸大哥的行囊送到房間去。」打發他們離開才輕聲說，「有些事急不來。」

這時，送客的兩名武官正好折回來，突然大聲說道，「都督好！」挺直身體立正站好。

尤敬強趕忙拉了拉歸鴻亭衣袖，輕聲附耳道，「烏龜大哥稍安勿躁。」轉頭朝正跨出廳門身穿戎裝的男子恭謹說道，「這位是我在福建的遠親，章勁就是派去接他的。」

那人看來竟十分年輕，不過卻留了兩撇八字鬍，左胸兩排勳章，兩側墊肩連著垂下的黃穗，十足威武但不嚴肅，神情熱絡的趨過來，主動伸手和歸鴻亭握了握，和藹笑道，「遠道而來，歡迎歡迎，我是李烈鈞。」

「李都督，您好！」歸鴻亭從來也沒和官場人士打過交道，見到這麼大的官的確是生平頭一遭，有點不知所措。

「去接的不是兩位嗎？」李烈鈞朝尤敬強問。

「噢，」歸鴻亭見尤敬強一時不明瞭狀況無法接腔忙搶著說道，「敝姓歸，歸鴻亭。另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一位張先生有事留在杭州沒隨我過來。」

李烈鈞頷首表示明白，朝站在一旁的兩位武官交代道，「通知杏花廳今晚留一間房，我要找幾位朋友一起替歸先生接風洗塵。」然後他領頭走回大廳，兩人跟進。

大廳算得上氣派典雅，居中貼壁是高可及胸的長方雕花木桌，左右各襯高約齊肩小正方木桌，均置一盆萬年青，桌前兩張寶座式雕工細緻的梨花木太師椅，椅背中央都嵌鑲整塊圓形大理石，紋理有若潑墨山水，兩側也是成對雕花木椅，左右各一橢圓屏門通往後進；壁面掛了幾幅大寫意山水水墨畫，最醒目的一張繪著兩隻在山崖及樹幹上對望的猛禽山鳥，左下方留白處行草寫著「哭笑」，歸鴻亭詫異的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又哭又笑，以爲是兩個字應該上下拆開各半，落款爲八大山人。這他倒知道，明朝皇族後裔，好像是朱元璋兒子的後代，亡國後出家爲僧，書畫不拘形式成一代宗匠；很巧清朝完蛋以後也有個道光皇帝曾孫叫傅心畬，自幼飽讀經史子集，後來潛心習畫，同樣是書畫大師。

李烈鈞客氣請兩人坐下，年輕差役進來遞上茶水，他才頗有興緻的詢問學的是甚麼呀，過去做些那類工作呀之類的話。歸鴻亭愣了一下，心中瞎猜一陣，根本搞不清楚小尤這機靈鬼是不是亂蓋過，可別胡說牛頭會不對馬嘴，果然尤敬強嘿嘿笑道，「我這個老弟比較殷實，本來在武夷山從事茶葉買賣，我說這年頭要做大生意就該到大城市闖蕩一番，鼓勵他出來見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見世面。」

歸鴻亭心頭更是嘀咕，當時你小尤發高燒倒得不省人事，張能天瞎編帶了他們兩個人出來歷練，現在病好了也發達了，變成你尤大爺帶他闖蕩，反正歸某人都算老么；也罷，本來三個人他年歲就最小，看這光景，還真得扮福建佬好一陣子。李烈鈞很有興味的說，「武夷山就在贛閩交界，從來就嚮往那裡風景絕佳卻無緣造訪，將來有閒時說甚麼也要去玩玩，以償宿願。」

聽李都督那樣對武夷山有興趣，歸鴻亭想想自己也從來沒到過，心虛又不能怯場，乾脆清清喉嚨豁出去道，「只要都督有空前往，一定親自作陪，包您賓至如歸。」反正不是馬上要去。

「尤顧問，」李烈鈞撫掌大笑，「你這親戚跟你一樣豪爽，也是在幫的罷！」

歸鴻亭聽不懂，尤敬強立即接口道，「算幫裡的小輩罷，雖然現在只是基層幹部，卻不是外人，我們日後談話不必忌諱他在場。」

「這樣最好，」李烈鈞馬上大方的向歸鴻亭親熱的說，「尤顧問和我一見如故，我想把江西治理好，有許多地方要仰仗他出力，若是再有歸先生來襄助，想必事半功倍。」

「我？我能幫些甚麼？」歸鴻亭一頭霧水，搞不清楚尤敬強怎麼如此神通廣大，看樣子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在這一省之長底下還算是紅人呢。

尤敬強曉得他剛到根本沒進入狀況，忙在一旁提出說明，「我在幫助都督處理江西境內將地方幫會勢力遣散並且改編成類似政黨組織型態的工作，協助維持民國成立以後略顯紛擾的社會亂象。」

歸鴻亭想起他對時間旅行的正事擱下不管，攬了一堆毫不相干的奇怪工作，很想擺起臉孔不予認同，在大官面前又不便拆尤敬強的臺，只是「哼哼」兩聲，沒有表示意見。

李烈鈞沒感覺出甚麼異樣，仍舊在興頭上對尤敬強說，「尤顧問，你看剛才會議裡，這些個土豪劣紳會乖乖聽話解散堂口嗎？」

尤敬強沉吟了一會，緩緩說道，「已經存在上百年的地方勢力，必定牽涉到無數利益與權位內幕，沒有那麼容易說句話下個命令就能全部解決，這和您想要鐵腕肅清匪患多少有點不同。」

「他們不該打出旗號公然聚眾像土匪一樣連白天都到處搶劫，簡直成了強盜。」李烈鈞強硬的說。

「當初辛亥革命時期會黨的確是一支活躍的力量，也樂意接受革命同志領導，奮起參加反清的武裝鬥爭，但是民國成立以後，情況驟然改變，這些曾經響應武昌起義建立政權但現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在遭到鎮壓，當然有的地方勢力會反彈。」尤敬強說。

「還不是想佔地爲王，爭奪權勢。去年湖北江湖會的首領李秀昂在老河口就自立發動起義，攻占襄陽建立起以張國荃爲司令的襄陽軍政分府，雖然頗有建樹但和湖北軍政府成了兩派。湖南光復後，張亞奇在平江自稱兵馬大元帥，搞了民政府與軍政府，後來梟首示眾。貴州更糟糕，各縣哥老會光復後已編爲巡防軍，但仍有許多自立山堂，頭打包巾，身穿短打，背上還插著雙刀，額上立個英雄結子趁機大肆活動，地方秩序混亂到政府都無法應付。浙江杭州錢塘一帶竟敢懸旗列寨自稱獨立軍糾集四、五千人，各樹一幟，如大刀會、小刀會、合命黨、保衛團種種名目，爲首之賽宋江私運槍械，意圖造反。」李烈鈞一口氣講了一堆，歸鴻亭沒想到革命成功以後原來社會是這麼混亂，連杭州都曾有如此大規模的武裝土匪，睜大眼睛聽得發怔。

「換個角度看，」尤敬強說，「會黨份子大都是社會底層人士，本來就缺乏正確思想，革命勝利以後，失去了鬥爭目標很多人走上了歪路逐漸蛻化變質是可以想見的。」

「還有更開倒車的，」李烈鈞說，「像活動遍及蘇、浙、皖地區的九龍山會匪及大把子香和海龍會分別聚集黨羽千人結隊企圖反對共和，恢復帝制。另外湖北、湖南、福建、江西等省有的會黨人員滲入軍隊，發展組織，圖謀暴動，卻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今年初你們福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建就有駐汀州新軍出現洪江會的秘密組織，王芝彬、王植生等帶有票布到江西勾合軍方士兵與地痞搞叛亂，還好被破獲了。」

「都督四月殺了洪江會首腦彭木香，通緝捉拿洪寶琳，」尤敬強說，「我認爲摧毀這批幫派份子巢穴容易，但是青紅各幫分支眾多，盤根錯節深入基層，幾年前清廷不是捉到洪江會前任頭子姚芒山，那洪寶琳立刻取而代之，難保翦除了洪寶琳不會有新的領導人出來，否則在滿清時代早就被官軍掃蕩殆盡。既然如此剿不勝剿，所以我才建議先以安撫爲手段，撫不成再剿不遲。」

「南昌這裡還好，我們可以就近監督，九江那兒比較麻煩。」李烈鈞換了話題。

「九江一帶是鄱陽湖通往長江咽喉，也是長江中游兵家必爭的重鎮，漕幫的力量最是強大，今天開會其實就是以收攏漕幫爲最大的目標。」尤敬強慨然的說，「當初革命時全國各地多少都靠類似這些地方勢力出錢出力，現在成功趕走清朝皇帝，馬上調轉槍口要對他們趕盡殺絕，反彈力量當然很大，所以先用疏導方法，不要馬上撕破臉取締，先表示政府安撫的誠意。」

「所以我才要像你這樣同樣是門檻裡的人才出來處理這些棘手的問題。」李烈鈞像發牢騷般說，「這幾個月我快被這些事搞煩了。」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我答應宋嘉樹先生來江西協助解決會黨問題，在於我有幫會背景，瞭解他們的來龍去脈，但又不屬於這裡的幫會勢力，說好聽一點和他們沒有利益衝突，容易公平處理，但是也不得不防被視爲要越俎代庖，想跨進來瓜分好處；爲了避免產生糾葛，我才接受政府顧問這個官方的掛名頭銜，用這個名義就像以前衙門裡的師爺一樣，不至於被誤會是來搶他們的地盤就好辦事。」

歸鴻亭聽這些不干自己的事滿頭迷糊，感覺尤敬強這段話後半截好似故意說給自己聽，解釋爲甚麼跑來當官的意味十足；他還是不認爲這是個好理由，又「哼哼」兩聲才說，「你準備用怎麼個方法收編這些地方角頭？」

「地方角頭？」李烈鈞不解的問。

「喔，就是地方勢力。是我們福建的新辭彙。」尤敬強笑著強掰解釋，然後對著歸鴻亭說，「現在是中國人首次有機會合法參政的時候，利用這次全國性選舉各省與國會議員的機會，我正努力鼓吹會黨改組成爲現代政治團體，讓幫會份子循合法管道參政，我想這是目前穩定廣大會黨群眾的不二法門。」

「那些個會黨份子真能懂得民主政治的運作就好了，」李烈鈞取茶呷了一口，「怕的是換湯不換藥，只是改個旗號，實際上仍舊搞他們會黨世界那老套。」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尤敬強點點頭表示同意，「總有個陣痛期的。要學洋人那套民主制度，本來就不是三、五天可以成功的。我承認甚至黑社會頭目也可能利用選舉，花錢買票來漂白身份，選上依然弄原來的違法勾當，可是不能因爲有這層顧慮就不去改革。」

歸鴻亭聽了這一會，有一點搞懂尤敬強現在扮演的軍師角色，卻怎麼樣也不能認同他丟下原來的科學家身份和時光旅行的任務，跑來幹這個「選舉總幹事」的職務；想想一時也沒法改變既成的事實，總希望他早點弄完這檔子事，插口問道，「你認爲還要搞多久才能功成身退？」

李烈鈞似乎也蠻想知道答案，緊接著應和，「是啊，去年武昌起義，江西是最早看出會黨問題的嚴重性的，而且不到一個月就出了佈告，是全國第一個由軍政府發佈《解散洪江、三點、哥老會》告示的省份。民國建立要維持社會秩序，會黨份子若是仍然擁有廣大工農群眾力量而無法控制，中國會變成會黨幫派盤據的世界，所以我一直考慮再發佈取締會黨的文告，擔心的就是不要得不到地方人士諒解，直到前幾天孫逸仙先生首次視察江西，同意我的建言，表示回南京後將建議北京國民政府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佈取締秘密社會組織佈告，相信這些會黨份子應該警覺政府是下定決心，隨時會出兵鎮壓的。」他向尤敬強擺擺手，「所以我們兩人都有共識，這段時間儘量和平收編不要動用武力，可是我也很想知道到底多久才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能和平的把盤據江西各地的會黨組織全部消滅掉。」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尤敬強有點無奈，「革命黨和青紅幫本來是魚幫水、水幫魚的憂戚相關局面，突然一朝得勢的政府要回過頭來整肅曾經出錢出力幫助取得江山的江湖好漢，那和歷代得天下的專制君王殺開國功臣有甚麼兩樣呢？」他看李烈鈞一臉不以爲然的神情，嘆口氣把話題拐回來，簡單扼要下了結論，「就以這次選舉結束作分界線，選完還是這團亂象，就交給都督親自接手，到時候仍然爲惡地方的要採取嚴厲措施，都聽您一句話了。」

「唔唔，」李烈鈞點點頭，「反正就這兩個月罷，我有耐心等。」他很快回復面帶微笑的神情，「你這位歸兄弟的住處打點好了嗎？」

尤敬強回道，「我們兄弟好久沒聚頭，他和我住一起，也好多聊聊。」

李烈鈞又點點頭，摸摸八字鬍，「好，好，那你該先帶歸先生去梳洗歇息一下，等晚飯時再一起喝幾杯。」

歸鴻亭其實早已坐不住了，跟著尤敬強唯唯諾諾的看著李烈鈞從旁邊角門出去，長長吁了口氣，不過還是十分興奮的問道，「李都督方才說不久前孫逸仙來過江西？」

「是的，十月二十五號來，他是以『大總統特授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名義考察全國鐵路，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由上海經安慶到九江，乘西昌輪到南昌，留了四天，住在百花洲，張繼、馬君武一些國民黨員陪他，在商務總會兩廣會館開歡迎會，並且演戲迎賓，孫先生那時特別發表了一篇《造成共和因果及國民應盡之責任》的演講。最後一天還在澹臺門外閱兵，正好是派章勁去接你們的那幾天；這是李烈鈞今年三月接任江西都督後特別通電邀請的，宋查理希望我來江西，也希望我能在這段孫先生視察前後出一份力量幫李都督早日穩固江西的地方安定。」

「嘩！那你是見過我們的國父囉？」歸鴻亭像孩子般張大眼睛問。

「嘿嘿，」尤敬強笑著說，「他也是個凡人，說不定那一天你也會見到的。」他突然想到，「宋查理有跟著來呢。」

「他有提到杜月笙發現被騙的反應嗎？」歸鴻亭比較關心這個以後成爲上海灘大亨，前陣子被尤敬強耍弄的反應。

「這杜大耳不愧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事後宋查理幫他在黃金榮面前擔保，以後沒聽他抱怨過金條的任何事情。不過我想這傢伙保證嚥不下這口窩囊氣，我要是落在他手裡怕不被剝層皮，用麻袋裝了扔進黃浦江，絕對難消他心頭之恨。」

歸鴻亭聽得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喂，我們還要再去上海才能回家哩！」

「安啦，上海那麼大，我們去挖出你藏的箱子馬上走人，我才不相信他有三頭六臂逮著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我。」他帶著歸鴻亭出廳繞到後進，拐來拐去沿著一排營房似的屋子再轉過一個月門，到一處小庭院，眼前是一樓一底的透天小樓，樓下客廳只有兩張紅木椅，當中夾個鑲大理石的小几，一方四摺紫檀屏風，簡單雅致，從屏風後沿木樓梯上去，兩個房間倒是床舖與桌椅齊全；尤敬強住一間，空的一間讓歸鴻亭住。

「章勁他們住那？」歸鴻亭好奇的問。

「喏，就住剛才經過那排營房，戍守都督府的衛隊都住那兒。我把他們四個都安插進警衛隊，讓他們有正當事幹。大牛我派去九江辦點事情，這兩天就會回來。」

看了自己的房間，歸鴻亭帶點諷刺的意味說道，「看不出你這個甚麼顧問，還可以調度衛隊，權力蠻大的嘛！」

尤敬強當著自己人這時則是苦笑著說，「你不要不高興，從見面到現在拼命挖苦。這種生態的地方沒有自己的班底，在官僚體系裡是喫不開的。我算是空降部隊，原來在府裡當差的大小官員絕對暗中喫味，只是暫時擺在心裡看我能玩出甚麼花樣，巴不得我出糗搞砸。帶來的四個年輕人，只有小勁和大牛我比較信任，一開始就和都督說好，我只願意暫時掛個編制外的名義好做事，儘量不動用省府原有的人事資源，我保薦的四個護衛雖然另有衛隊長節制，我還是可以隨時調度他們的。」他用大姆指和食指掐了一下人中，有點疲態的說，「你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沒淌入這灘渾水還嫌東嫌西，我有一堆苦水沒地方吐呢！」

「你會有甚麼苦水？」歸鴻亭幾乎是提高不少分貝大吼出來，「我們跑錯年代就設法再跑回去嘛，幹嘛杵在這古老年代樂不思蜀的，你曉不曉得張能天窩在杭州迷上了佛學，每天跑到廟裡聽和尚唸經，現在還住到廟裡去了。」

「住到廟裡？」尤敬強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當了一輩子花花公子，每天都要喝個幾杯小酒，跑到廟裡做甚麼？」

「就像你，」歸鴻亭沒好氣的頂回去，「跑到這個都督府來做甚麼？」

尤敬強嘿嘿一笑，回復本性毫不動怒，一屁股坐下來，翹起二郎腿，乾淨的白布襪、黑緞鞋醒目的晃啊晃的，脾氣好得很，皮皮的說，「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張能天和李叔同兩個人最喜歡沒事跩個文說話，你也一樣。」歸鴻亭還是一肚子不高興，「剛才你跟都督說是一個宋甚麼的找你來江西，這人是誰？」

「就是宋查理嘛。」尤敬強換回一本正經的態度，「他的中文名字叫宋嘉樹，我們之間有個協議。」

「你甚麼時候有機會和他談條件了？」歸鴻亭也坐下來。

「在和杜月笙鬥法之後啊。小勁沒告訴你？我用計逼那個姓杜的在黃浦江上一對一談判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啊！」

「這點我不得不佩服你。」歸鴻亭放緩了口氣，「小勁講得活靈活現，我真不知道你冒了生命危險去詐騙他那些銀票值不值得，萬一失敗，連小勁和大牛他們都會捲進去，搞不好全丟了性命，而且——」他扁起嘴，「你要是被那個杜大耳朵再抓起來，張大哥的未來計劃怎麼辦？我是不是也永遠甭回去了。」

「當然有把握才會跟他玩耍一番。」尤敬強自信滿滿的說，「我最看不慣像杜大耳那種喫人不吐骨頭的惡劣行徑，下定決心不但要把從張能天那兒弄走的金條搞回來，還要他倒賠那時獅子大開口的五十根，嘿嘿嘿，給他一次這輩子永遠忘不了的教訓。」

「你整慘他以後幹嘛不直接到杭州來接我們，和宋查理談了甚麼條件？」

「他實在是個厲害角色，」尤敬強豎起大姆指，「我和杜月笙談完上岸，他就拉我到一旁技巧的說起悄悄話，開口就拆穿我說，『你真的有五十根金條？』當時嚇了我一跳，他卻不動聲色繼續說，『不管真有假有，小杜這回喫裡扒外也該受點教訓，你搞花樣整他我絕不拆穿，也完全幫你把這齣瞞天過海的戲唱完，不過有一個小小的要求。』我聽了先放了一半的心，問他要求甚麼，他告訴我洪門的身份裝不出來，大家既然都是門檻裡的兄弟，孫逸仙有些整合地方勢力的事要我一定出面幫助……」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你真的是洪門的人？你不是說，只是在臺灣坐牢時……」他認爲這個大陸的神秘幫派組織在臺灣幾乎沒有多少人聽過，歸鴻亭隨口數道，「要不是你告訴我洪門、青幫的，以前我知道的只有四海幫、竹聯幫，還有天道盟。」

「這一點我是非唬住宋查理不可的，否則混充洪門的人，又在杜月笙的老大黃金榮這太歲爺頭上動土，我有幾條小命也不夠溜的。」尤敬強順口說，「你別以爲可以置身事外，現在我們全在一條船上，有空跟我多瞭解洪門的切口、幫規，你現在也算洪門一份子！」

歸鴻亭想到他在李烈鈞面前的話，一臉誤上賊船的不快，咕噥說道，「參加幫派在我們的時代是觸犯甚麼《組織犯罪條例》的，搞不好會送綠島、岩灣管訓的。」

「反正我們在這裡臺灣那些警察抓不到你。」尤敬強嘻皮笑臉道，「我們的生長年代洪門當然早已式微，那個年頭在臺灣的外省掛，混兄弟就加入竹聯、四海，後來本省人才組織甚麼牛埔幫、天道盟。我從沒混過幫派，但是在牢裡那個洪門大爺曾經看不慣一些有幫派背景的犯人欺侮一個年齡頗大的老芋仔，跳出來打了一架，那個老歸老保養得面白唇紅的黑幫年輕時在大陸時是洪門一個山頭的紅杆，他講了許多洪門當年的典故給我聽，比方如何開香堂，輩份怎麼排，斬香大典上三軍司令旗、五方旗、五祖旗怎麼插，三本手、茶碗陣怎麼擺。」他聳聳肩，「當犯人甚麼都沒有，就是時間多得用不完，我就當好玩學起來，那曉得現在派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得上用場？」

「紅杆是洪門的頭目嗎？」

尤敬強想了想，「洪門的山主下面會有幾位長老級的幹部，其中叫做紙扇的就是軍師，你看搖著紙扇的大都是知識份子嘛，不過我的看法倒是因爲施耐庵在《水滸傳》中描寫吳用活靈活現像諸葛再世，他在梁山泊就是個紙扇；另一個叫草鞋，管的是傳遞情報的工作，就是通信者的身份，可能是當年洪門前人都是少林武僧，穿著草鞋行走江湖；紅杆則是洪門的執法者，一般人加入洪門要宣誓效忠及保密，背叛甚至會遭到追殺，紅杆就是專管幫派法律的人。」

「喂，我可沒說我要加入哪。」歸鴻亭一聽要被追殺忙一口否認。

尤敬強不管他抱怨，繼續言歸正傳，「那個宋查理一聽說原本我要到上海拜碼頭串聯當地洪門勢力竟先入爲主相信有這麼一回事，以爲我是福建另一個山頭派來的重要幹部，乾脆就告訴我，上海洪門其實正碰到瓶頸，因爲民國成立以後，洪門本來的『反清復明』任務結束，政府覺得這類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其實執政者害怕的是全中國有幾千萬基層的會黨群眾直接或間接都參與過各式各樣龐大而神秘的會黨組織，不管過去用的是匕首會、小刀會、缽子會、三合會、三點會或哥老會等等名稱，其實都是當年天地會在地方上的分支，假使聯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合起來，造反的力量恐怕不輸歷史上的黃巾賊、瓦崗軍，或者黃巢、方臘以及張獻忠、李自成，所以要設法解散或收編他們。」

歸鴻亭搞不清楚那些歷史故事，卻頗瞭解臺灣的幫派生態，脫口回應道，「我明白了，就像四海幫有海青堂、海罡堂等，竹聯幫有甚麼天堂、地堂，天道盟也有太陽會啊、濟公會啊。」

尤敬強歪著頭笑起來，「反正就是那麼回事。」他用眼神示意歸鴻亭不要打岔，「宋查理告訴我，滬軍都督陳其美認爲政府一旦全面取締會黨，一定會大失民心，在目前政府還未能完全掌握全國權力時刻絕對得不償失，主張用柔性方式改組會黨爲政黨組織，可以合法參政，這種想法與我來上海想結合組黨參政的目標是一致的。」

「天知道！」歸鴻亭挖苦的說，「掰都給你掰到大頭彩！」

「而且更巧的是，今年七月那位陳其美已經聯合上海洪門、安清、公口三大幫會成立一個叫做『中華民國共進會』的組織，請了安清大字輩聲望頗高的應桂馨擔任會長，算是全國最禮讓會黨勢力的地方，不過江蘇甚至浙江許多其他會黨也都打著這個旗幟卻更有私心並不團結，陳其美儘量試圖透過各方關係試圖整合，但是查禁會黨最早，態度也最積極的江西省則一直沒有適當的有力人士出面號召，再這樣下去，陳其美曉得江西都督李烈鈞是一位強硬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派的官僚，雖然也是同盟會的人，卻常有自己的堅持，一旦翻臉用武力鎮壓可能會影響其餘地方幫派份子的疑慮，所以希望我改變行程前往協助李列鈞，先用和緩的手段試試，等於也是幫助會黨朋友渡過災厄。」

「你不是蓋他是福建哥老會來的，宋查理怎麼不請你回福建請示，卻直接要你來江西幫忙？」

「他是想代勞由上海派人去福建，那不是全穿梆了，我特別要求讓我單獨行動，等成功再連絡福建，他同意了。」

「所以你就像以前朝廷派遣欽差大臣奉旨辦案，大搖大擺威風八面到江西來囉。」歸鴻亭揚揚眉，還是很不喜歡跑到江西這碼子事，「照你剛才和李都督說的，我們得在這裡再待兩、三個月？」

「這也是宋查理和我談的交換條件。」尤敬強攤攤手，「他表示不但會協助我解決這次杜大耳的紛爭，也會向黃金榮要求日後保障我們的安全；不過他還是強調，最好暫時不要再回去上海，誰也不敢打包票杜月笙喫過這次虧嚥不下這口氣，會想找機會暗底下怎麼報復。他的勢力範圍只在上海灘，不來就沒風險，宋查理則親自發電報，用孫先生名義向李烈鈞推薦我。」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你那麼相信宋查理？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換你跩文了，」尤敬強笑道，「以宋查理現在的身份地位，我絕對確信他不會冒著得罪福建山頭來整我冤枉，對他並沒有好處，別忘了他和孫逸仙都是洪門中人；而且杜月笙這時在他眼底還是個小角色，若是再過幾年，等這大耳朵取代黃麻皮的地位時，宋查理才有可能完全站到他那邊。」

「萬一你在江西的任務失敗了怎麼辦？」歸鴻亭的擔憂是有道理的，「要整合根深蒂固的地方幫會勢力那有那麼容易？解決不了宋查理會不會找你的麻煩？」

「這倒是可以放心的，」尤敬強肯定的打起包票，「宋查理這個人在上海好不容易熬成富紳，這些年來靠了不少幫會力量，他這樣做多少希望爲幫會朋友盡一份同是兄弟昆仲的心意，別人接不接受就不是他能干涉的了，只要我憑良心努力過了，成不成功我想誰也沒理由責怪我的。」

「看來只好留在這裡一段時間囉。」歸鴻亭無奈的說，像一隻鬥敗的公雞。

「不要一臉哀聲嘆氣的模樣，會倒霉的。」尤敬強站起來，拍拍歸鴻亭的肩胛，「留在這裡有許多事要做，先幫我一起對付這裡的幫會頭目，他們很多都是些佔碼頭的檯面人物，說得好聽也算是地方仕紳罷，說服他們把心力放在年底的國會選舉上。」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我們過去又沒搞過政治，那裡懂得如何助選？」歸鴻亭皺皺鼻頭，「而且，我只要想起以前那些選立委、議員那些人的嘴臉就覺十分噁心。」他也站起來拱著雙手，「選舉期間到處拜託，見了你親切像家人般關心你。」然後他又兩手抱胸，「選完了高高在上，你有事想請求協助，頂多派個助理應付你。」歸鴻亭一臉厭惡的繼續數落，「民意代表自己通過大筆預算，就是花費大筆納稅人的錢，全家出國考察旅遊享盡特權，不就是李都督口中那種變相的土豪劣紳嘛！」

尤敬強似乎生氣了，雙手叉著腰，「你不要唱作俱佳的唱反調，到底幫不幫，不幫我們就回不去了！」

聽到會回不去，「幫，幫，一定幫！」歸鴻亭一臉告饒神色，不解的追問道，「爲甚麼不幫我們會回不去？」

尤敬強沒好氣的說道，「有一位就像你形容，準備推出自己手下競選國會議員的土豪劣紳，很有點錢，我正在拜託他弄五、六輛汽車，就是杜大耳坐的那種福特ㄇ型車，只要引擎能發動舊車也沒關係，沒弄到這些汽車，我們就回不去。」

「搞五、六輛汽車？」歸鴻亭狐疑的問。在這個時代，上海都見不到多少汽車在馬路上跑，能擁有汽車的不是洋商高官，就是方才說的土豪劣紳；南昌比上海小多了，應該更少汽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車，方才進城一路上好像沒見到幾輛，一下要搞到五、六輛？「爲甚麼有車才回得去？開車回二〇一〇年啊！」

尤敬強看了看已經暗下來的天色，「現在沒時間解釋，我們得先去赴都督的晚宴。」他掉頭去自己的房間，取來一套簇新的衣裳，用命令的口吻，「給我去洗個澡，換上這身新行頭。」

歸鴻亭吐吐舌頭，不敢囉唆乖乖聽話去了。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彈指懺》卷二 第二一章終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